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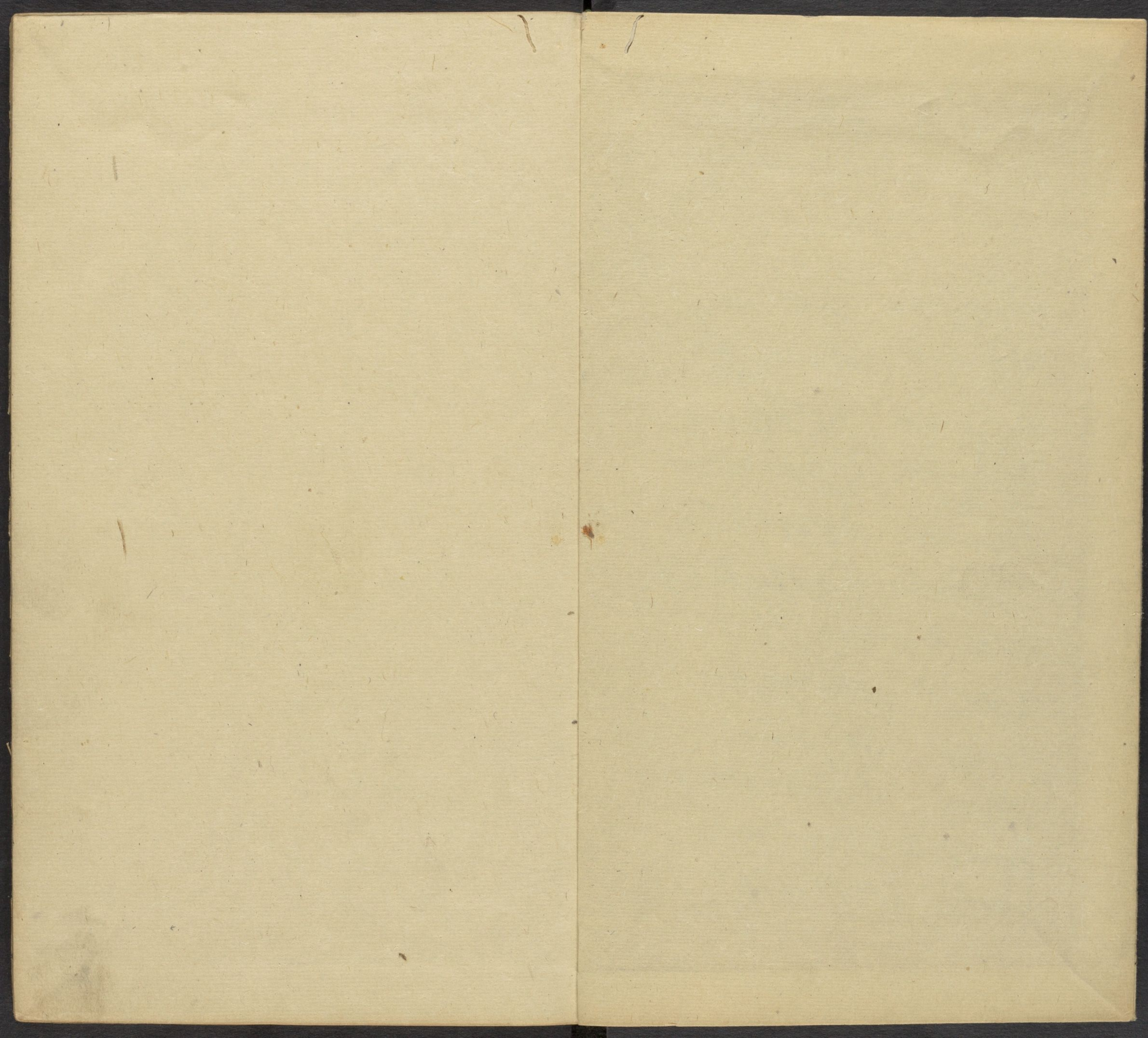
T. 1160/1161 (2)

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淮南鴻烈解卷八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治亂之由得失有常也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

太清之始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寂漠不擾

民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

道出外而調于義

在內者志出外者身所行也

發動而成於文行

快而便於物

文文章便利也

其言畧而循理其行佺

脫而順

情

畧約要悅簡易

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

愉和僞虛詐也素樸

飾巧

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

卦八卦兆契龜之兆所以占吉凶也

不

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

於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
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叙。風

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

行。軌道循當此之時。玄元至。碣蕩而運照。德之君恩

仁廣大。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

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於心。逮至衰世。鑄山石。鑄猶鑿也

求金玉。鐸結金玉。摘蚌蜃。鐸刻金玉以為器。摘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

而萬物不滋。滋長也。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也。覆巢毀

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

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

兆萌芽。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

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為利。築城而為固。拘

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電霰降

虐。氛霧霜雪不霽。霽止也。而萬物焦天。不繁也。菑榛穢聚

埽。畝茂草曰菑。木聚曰埽。積之於埽畝。芟野菘。長苗秀。草木之旬

萌。銜華戴實而歿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懸聯

房植。夏屋大屋也。懸聯聯受。雀頭著椽者植戶植也。棨老檐言棨衰題棨屋

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

四時風雨
月五星無

順至也
前所謂與造
禮者相雌雄

求金
玉也

民生分次其
以禽獸草木

茅鹿門曰此
禽獸之見禍
於衰世

茅鹿門曰此
草木之見禍
於衰世

流波采色相參和。修揆。曲技。天矯曾橈。芒繁紛

也。陸離美好貌。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削鋸。公

王爾皆古之巧匠。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

松栢菌。露夏槁。松栢根茂菌露竹筲皆冬生難殺

時陰陽。失序。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

商郊牧。野之地。飛蚤滿野。蚤蝗也。天旱地坼。坼音冊。鳳凰不下

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驚矣。句爪鷹鷂之屬

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持小室也。蓬廬遽條覆也。凍餓饑寒

歿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

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

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書

惡譽。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

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

物皆乘一氣者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

和五穀不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合和而未降地

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澆淳包裹風俗。儲與猶

所主之貌浸。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咐。符醞釀

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

茅廬門曰此
民生之見禍
於衰世

本經

天地曰天
運守由四句
結上大清之
始及衰世二
段

茅鹿門曰其
所論仁義禮
樂俱起於衰
世亦祖莊生
整楚匪跋扈
曼摘僻之意

公後不足行
天定修張本

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眾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譎。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知

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掉羽武象。不知

莊子內篇齊物論
本經

樂也。舞也。武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

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

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

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

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

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太

可以矩表識也。矩，度表也。影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推求也。

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放也。數也。風雨之變，可

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

鹿門曰未

奇與言至應

前可以救敗

而非通治之

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

可得而別也。夫至太，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

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商清宮濁味甘苦，則樸

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脩，設遷移也。

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

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持之者，桀紂之民；治之者，湯武之君。昔者

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

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効，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

雲，神棲崑崙。益，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能愈多

淮南子卷八 本經

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

可為也。倕堯之巧工，周鑄倕像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不當為大巧也。故至人之

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

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愴

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天，不忿爭，而養足。

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

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

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

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

樂府曰莊
子齊物論不
言之道若有能

知此之謂天
府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

竭而不知其
所由來此之
謂葆光葆者

藏也強者珍
也謂和氣之
見者作

茅鹿門曰以
下堯舜湯武
皆因世之災
害而施其德

者

通焉謂之天府。能通不言之辯，不道取焉而不損酌

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

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連歷，指十

氣之見，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與利除害，伐亂

禁暴，則功成。功武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

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

處，容成黃帝時造曆術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

母，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躐，碾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

人之，心故可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躐，履也。無害

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連至堯之

佳可鳥見耳

本經

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獫狁

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為民害。獫狁獸名狀若龍首或曰似狸

善走而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為人害人風風作也能

壞人屋舍封豨大豕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

之野。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

於青丘之澤。以繳繫矢射殺之青丘東方澤名上射十日而下殺獫

狁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桑山之林湯禱

雨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

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振動滔蕩

也壅防百川滔高壘甲以害天下薄迫也空桑地名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

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

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

合流四海溟涬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

伊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廛澗水名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

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為聖晚世之時

帝有桀紂為琤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肉圃酒池燎

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劓諫者剔陽孕婦攘天

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

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

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盧江巢縣夏臺大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

野殺之于宣室牧野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殿宮名一曰獄也天下寧定百

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

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

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灰者眾矣然天下莫

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

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

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

德之所總要總凡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

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

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

一體法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乘太

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仲曳循押

引和調紀綱入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汜

也汜眾環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

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羸縮卷舒淪

於不測羸長縮短卷屈舒散淪入也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於無窮之原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

茅鹿門曰有

聖賢之名必

遭亂世之患

結前堯舜湯

表數代事

茅鹿門曰惟

至人拘無窮

之智鉗口寢

說不言而灰

最其精不著

行帛鏤金石

可傳於人而

晚世學者遂

不能知

金石曰引

詩得妙章

向之儒更不

須別為情甚

茅鹿門口體

太一法陰陽

則四時用六

律政道之所

一體而德之

所總要之處

老莊曰此
書者本一

老莊曰此
書者本一

闔張歛不失其叙。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
 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
 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
 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
 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
 施于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
 與日月竝。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方
地表正
 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
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
 不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韞折
也寬而不

門曰此
則四

長。肆緩
也肅而不悖。肅急
也優柔委從。以養羣類。物類
也其

門曰此
君者用六律

茅鹿氏曰侵
削廢辱見帝
者王者霸者
君者其職各
不可亂味其
旨亦迂且誕
矣

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
 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為正。壞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
 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
 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霸者節六律則辱。君
 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滔窳不
滿密不
 親不為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貴賤不失其體。
 而天下治矣。不失體大行
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
 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

像渴

愚

拂辰也。道迴轉流也。渴，語二國多水故法而像之也。語音吾。

益樹蓮菱

以食鱉魚。鴻鵠鷓鴣。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

此遁於水也。

龍舟刻為龍文。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頭。吹籟與竿以為樂。故曰浮吹以娛。

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

設施樹立也。為險阻令難攻易守也。

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

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

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擬於崑崙。

門闕高崇。崑崙然故曰魏闕。際

接也。修為墻垣。甬道相連。

甬道飛閣。復道也。

殘高增下。積土

為山。

殘墮增益也。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終日

馳騫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

蟲流鏤以相繆。紛

繆紛相纏結也。

寢兕伏虎。蟠龍連組。

蟠龍

相連文錯如織組。

焜

焜

錯眩照耀輝

照耀輝煌焜

光澤色貌。

偃蹇藜

藜

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

錫文鏡。

乍晦乍明。抑微滅。駁霜文沈。居若簞籩。蔭

沒滅其瑕

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簞竹蔭。籩

纏錦經冗

似數而疏。

劍文相句連。纏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

此遁於金也。煎熬焚

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

荆吳二國善酸鹹之和。焚

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埙。

采

以銷銅鐵。

鼓擊也。橐冶鑪排橐

山埙。銅橐。口鐵筒。入火中吹火者。

靡流堅鍛。無獸足目。山無峻幹。林

無柘梓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典地財。此道於火也。殄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

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上圓下方堂四

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介凡十二。所王者月。土事不文。居其房。告朔。朝曆。頒宣其令。謂之明堂。

外工不斲。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文飾也衣無隅差之削。隅

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

籠相連于也。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

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

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

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

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

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

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

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人之性。有侵犯

則怒。怒則血充。人怒盛氣血充盈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

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鍾鼓管簫。干鉞羽旄。鉞音所

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麻之有實者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

第鹿所曰天
動之生財也
又方止一
卷正

于鹿門曰飾
善飾怒飾哀

佳有鳥則解
本經

諸具俱所以
節五行治不

元者

襄鹿門曰末
世不節五行
改害治

承鹿門口思
罪之心未能
絕下所謂
之本也

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
 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
 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
 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
 貶。故聖人為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
 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
 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居者無食。行
 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
 弗能贖。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

其職
業也

乃使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

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

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

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

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

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育。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
思慕之心被衰

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

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
方百里為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

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

秀鹿門曰此
見王者本兵
征諸侯大非
稱亡即周禮
所謂序成而
不至於是乎
有攻伐之兵

茅鹿門曰處
後用兵應前
而事親有道
朝廷有容前
則未之見蓋
古人文字有
借賓形主之
法

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

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其子

孫之賢者立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

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

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俛雞人之子女。俛囚繫也毀人

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

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

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

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

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兵有術矣。而

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此篇立論多幻眇。不相聯貫。而其中亦自錦心

繡腸。囊括今古。試采覽之。以備經生言。亦所稱

而師。鬻之千金也。已。鹿門

與主術訓相為表裏。而議論稍局。石公

叙五遁處宏博。典麗間人韻語。可與子虛二都

馳騁千古。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八 終

淮南鴻烈解卷九

主術訓

主君也術道也人君宰國統御臣下之道也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
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
而、師、傳、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
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
過猶

誤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

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
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

無為之教

無為之事與

進進諫口

明也。冕冠也前旒垂珠飾遂延也 黈纁塞耳。所以掩聰。不妄聞也 天子

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

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

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

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鬼。地氣為鬼。反之玄房。各

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

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

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

馳於智中。神安靜不躁動也 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

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

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薦之明堂嘗之也 祀于明堂。明堂之

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

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備伴也 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

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

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

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

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

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

粟鹿門曰所

在者邇所守

者少蓋指蔽

明掩聰自障

言

三關

玄房

粟石公曰往

徑扶微

粟鹿門曰此

只重在而

勿失二句老

氏所謂載管

龜拖一能無

難若下神農

之治正是守

帝勿失故能

致治若斯其

矯飾其本而事修其末與神農反老氏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

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撰籠檢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論也噞音奄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立之於本而事之於末

事鹿門曰應前壽飾其本從也

事修其本下正言聖人所修者本

事鹿門曰所修者本即下

所云神化張賓王曰精論

事鹿門曰叔

殺為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

行右轅左追

喜前茅慮無

中推後勁及

譬猶揚堞堞塵塵也而弭塵弭止也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

鄭之戰莊王大晉軍叔敖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恬市南宜遼弄丸而兩

白進之寧我我遂有京觀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

之封則所謂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為白公

常五百人乃往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不動而弄丸請伐鄭報離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伐鄭子西救之

不輟心志不懼日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勝勝怒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

遂殺子西無所關其辭謂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也鞅合鐵鎧

也縣遠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日而鞅目扼擊

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還報曰遽伯玉為相未

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

史黯往觀焉簡子晉卿趙鞅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雖瘠平獄理訟能

多言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而治晉國無有亂得人之情故貴於

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

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

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

崔杼之亂崔杼齊大夫殺莊公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

亂其積至昭奇之難頃襄楚王昭故至精之所動若

景之像形而如嚮之應聲

之難皆從二君之所行真

如嚮之應聲景之像形而

神化感民之
運益見

茅鹿門曰以
下平言感之

不可不慎

魯鹿門曰樂
啓斯之彈鄭

息之微寤威

之歌其事至

微淡不足道

其誠心所

施即能使人

為之哀樂何

況將法設賞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騫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子

遊于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

憂哉。孔子曰。善。平能自寬者也。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微。鴛鴦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寧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

寧戚飯牛車下。商歌齊桓公悟之。

以為。夫至精人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益。見

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

見微以知明矣。

孔子學琴于師襄。問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

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曲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

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竝

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

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抱質效誠。感動天地。

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

茅鹿門曰重
振起神化二
字即所謂誠

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也。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蠱首。蠱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為治者不與焉。

身處曰折
釋於船不怨

木石見為治
者任術之不

可
張賓王曰精

等

茅鹿門曰權
衡規矩之設

總以無為為
之此見無為

者道之宗失
下智勇不足

以治天下案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轉。遂

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知故

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

心有目則眩。眩於物也。兵莫憊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

於陰陽。而枹鼓為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

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

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亾主

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為

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

主術

茅鹿門曰自
湯武伊尹孔
墨各有所不
能見智不足
以治天下

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樸舟而浮於江

湖幹舟小船危險越人習水故能乘之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

駮元馬而服駒陶駮黃馬白腹曰駮駒駮野馬也胡人所習駮音余孔墨博

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榛薄山居者所習由此

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内存萬

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

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脩格仲鉤索鐵欵金惟務

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脩角索絞也然湯革車三百乘

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山此觀之勇方不足以持

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

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

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

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培坎井之無黿鼉隘

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

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

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

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鳴夜撮蚤蚊察分

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鳴鶴也夜則目明晝則無

茅鹿門曰自

茅之大見勇

不足以持天

茅鹿門曰人

才不足任應

前任人之才

難以致治句

茅鹿門曰華

駮數句亦見

秋小篇見人

之才智不能

相兼亦猶此

見所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獲得木而捷。魚

得木而驚。驚疾也。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斷。

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

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慢。慢夫責

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

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戠。君人

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

尸不言語。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為偽善。一人被

之而不褒。褒大也。萬人蒙之而不褊。蒙冒褊小也。是故重為

惠。若重為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為惠者。尚布施也。無

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

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

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

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

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朝有賞者。而

君無與焉。因功而行。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

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

務功脩業。不受贖。貢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

茅鹿門言秦星之尸如李

斷所請尚機禁中者耳

袁石公曰寫

重為暴若字

以助字也下

正言惠與暴

所當並重

袁石公曰古

人利病一切

嚴罷蓋此意

淮南子卷九 主術

茅廬門曰太
上壽太古無

名之夫也下
獨存之者下

魯上有天而
不隱事實朴

也如此說體
與下竟相貫

青
張廣去百精

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今夫
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枯臯上衡也。植柱
制於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也。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

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
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

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
德。則聖人為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

老。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虚心而弱志。
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

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建立也。是乘眾勢以為車。御

眾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險也。人主

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

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

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

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眾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

不窺牖而知天道。乘眾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

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小主覆之以德。不

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

小一作人

茅廬門曰灌
輪樹節即羣
臣輻湊並進
之謂故能不
出戶知天下
不窺牖知天

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馱。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虚心而務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也夫乘衆人之

家門曰

此聖天下

是有即前段

實得複言之

羊

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

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
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
眾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噉堆。而不可
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
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
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
為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
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
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

事鹿門曰馬
決江疏河至

此總言自然
之性不可詭

可聖人必隨
才為用下則

論用人之不
可不慎

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
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
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
雀之見鷓。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
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
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
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
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
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

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患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
抓嘲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石玉

堅抓之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

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

有殺食自饑也殺食省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

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不

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

以為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

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

聖鹿門曰處人以譽尊則

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而游者以辯顯近行之人

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

而賢眾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

為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

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

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

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

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為

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

與美皆譽者是遊者以辨顯則談天衍離龍說者是茅鹿門曰治同亂國二段其是名實二字上若工夫不同而其國之理亂自殊

漢石合口
詳事情

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
 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
 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
 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
與也。以黨與非。諉上令邪姦也。為智者務於巧詐。為勇者務於鬪爭。
 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
 古之人曰。亾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
 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驟駢天下
 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

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
 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
 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
 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
 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
 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
 臣。文子晉大夫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
 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為戮。
 國分為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擗

梁鹿門曰豫讓之報智伯

周民之效節此皆恩澤使

然人主處權

能而持爵祿能龍絡一世

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
狗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
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
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效節而殷
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
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
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
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
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效無德之君。

梁鹿門曰此不處靜以脩

身者

茅鹿門曰此不儉約以率

下考

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蹶馬矣。是猶不待
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
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
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
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鷲鳥猛獸。珍怪奇物。
金玉為珍
詭異為怪
非常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
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
勤勞匱乏也
萬民愁苦。生業不脩。
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
寶玩珠玉。
葛精曰絺綌曰
綌五采具曰繡
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

主術

聖鹿門曰處
節儉唯在
得之衰世則
否

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
以為百姓力征。強凌弱。眾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
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
不斷。大路不畫。大路土路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結蒲為大羹
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穀。穀音毀細也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
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
有利焉。年衰志憊。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蹤
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
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殿

魏質王曰人
以此兩言重
武侯不知為
淮南語也

池苑園。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
口。而虎狼熊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
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頓於天下。是故使
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
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
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
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
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楹。小
者以為楫楔。歇修者以為欄。闔榱。榱屋垂榱榱也短者以為

學鹿門曰用
人當如巧工

良醫

掌鹿門曰朝
廷所不舉鄉

曲所不譽而

有益于國故

古者有舉因

舉廢舉盜之

事

朱儒枅櫨朱儒梁上戴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

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鷄毒鳥頭也然

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

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

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

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

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

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

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

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

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

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

閣之禮奧窔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

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

之機是猶以斧斲攢毛以刃抵木也斲剪也皆失其宜

矣人主者以天下之日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

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

聞百官修同羣臣輻輳羣臣歸君若喜不以賞賜怒

輻之輳輳

主術

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
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聞。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
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
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
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
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楫者。不能游
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眾人
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因其身。使言之而
是。雖在禍。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

乘鹿門曰明

聖之威令不

廢聰明不蔽

法令不苛耳

目不聞術其
但以謀畫之

是非論不以

位之芻蕘禍

夫卿相人君

論耳

茅鹿門曰聞

主雖若此故

不能盡天下

之才而為我

用而聰明日

蔽

茅鹿門曰以

下通用法字

意見人主不

可廢法

卿相人君掄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掄出策是

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

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

責其辯。不責其辯聞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

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

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

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

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

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申

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平也犯法者雖賢必誅。申度者雖不肖必無罪。

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端有司使無專行也。

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

疑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稌。粟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稌禾穗

頭芒也。十稌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樂生於音。音生於律。

俱本于無為。人君之治亦然。

袁石公曰。必反以自正。然後可謂之法。

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立法禁亦自修之不廢所禁於民者不行。

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

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

茅鹿門曰。自為檢式儀表。而令于天下。則法之所謂無為。

牙鹿門曰造
必得轡術之
術故能取道
致遠人上得
御大臣之術
改耳目不勞
精神不竭

於身不敢自犯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曾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若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躠之姦止矣。盜蹠孔

蹠作蕎。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為盜也。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瞳子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

袁石公曰獨
主術當用之

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駉駉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魯人古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能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

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于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及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猿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

管子曰老

子曰魚不可

籠于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

宗人此漢儒

益補其意而

變其詞者

以無為持位無所為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

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

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

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則智日困而自

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

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

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

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

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

然一本作修

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
資以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
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
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
釣之

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
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
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
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歿于衡下故伯樂相之工
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
資以為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
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
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
釣之

釣取也

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

身鹿門曰滅
想去意四句

此無為而有
守循名責實
五句此有為
而無好

哀石公曰奈
何二字奇解
之者鮮矣

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
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
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扁外邪不入謂之
塞中扁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扁何事之不成弗
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
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
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
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
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

茅鹿門曰以
下歷引權勢
公輒

衛君出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

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

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

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

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歿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

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使無畏聘於齊不假道於宋宋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解冠如今趙武

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以大貝飾帶胡服鷓鴣讀曰私鉞二字三音曰郭使在匹夫布衣雖冠解冠帶貝帶

鷓鴣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

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北宮子北宮黝也司馬蒯蕢善

茅鹿門曰文
無畏左傳作
無畏

手冊

茅鹿門曰衣
冠相連於道

謂履及于室
靈劍及于寢

阿之外車及
于蒲荷之市

擊劔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劔拊招舉也今使烏

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

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

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橈刺船槳

也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

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咸決塘也皆所以畜

水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

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

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斬卓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

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

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

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

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

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

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

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

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

弗甘也匡牀蓐蓐席非不寧也匡安蓐然民有處邊

茅鹿門曰人上之車與衣食俱當計歲之豐歉量民之情聚而為之此在虞周之世則然

茅鹿門曰樞
勞率牛制勝
三喻俱見發
流施令者當
順其勢則防
民之所害開
民之所利是
已桓公順之
而紂紂逆之
而不審哉

淮南子卷九 土術

城犯危難。澤成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

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登成也。年君穀豐熟。

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為金石

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

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屨。辟踊哭泣。所

以諭哀也。諭明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充實及

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也。求於下。則不量其積。

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

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無明日之儲

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

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

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

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涇旱

災害之患。涇久而水潦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

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

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

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涇旱災害之殃。

茅鹿門曰有

充于內指歲

登豐言成像

乎外指鐘鼓

干戚言

茅鹿門曰王

耕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

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

以三十年之

淮南子卷九

主術

二十四

廣雖有凶旱
水溢民無業

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憫憂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堯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

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旅。秋畜蔬

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曰薪，小曰蒸。以為民資。資用也。是故

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

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涸澤漉池也。不焚林而獵，豺未

祭獸，且學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

鷹隼未擊。隼音箭。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

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

鷲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蔬不期年，不得食。皆為

盡物。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

蒙鹿門曰此皆王者出狩之禮順時序廣仁意也

寧鹿門曰先
聖所以應時
修備諸兵時
則訓中

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
至而脩封疆。立春後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

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
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

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
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曠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

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
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
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

張賓王曰人
以此稱孫思

邈不知為淮
南語

青鹿門曰心
欲小三句曲

盡君子養德
養身之要歷

代瓊瑰奇特
之士所以能

典建鴻業聲
施後世未有

不由此而成
之者淮南一

書往往多仇
誤不雅馴此

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
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
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
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
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
無端。若順連環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
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
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
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

主術
卷九
二十一

數言則有裨
于世教非淺
續者當沉思
而自得之

聖鹿門曰聖
人廣開納諫
之途其心之
小可知

茅鹿門曰發
粟散錢則驟
為空累葉之
儲畜而若芥
封墓表閭朝
廟解囚則兼
收古今之賢
而盡屬吾幕

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

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

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

不為也。非正道不為。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

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

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

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

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疑者搖鞀鼓

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

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

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羔鼓而食。馨鼓王奏雍

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鬼神弗

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

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

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一說。封比干

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

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

下此非真有
吞吐乾坤之
氣者不能所
以稱其志為

大

茅鹿門曰能

歷觀興亡之

由則其智環

轉無端所以

為員也

茅鹿門曰守

成業而繩趨

尺步謂行方

曰學不通方

君子所取聖

人所以不貴

多能

茅鹿門曰有
能而不技癢

所以事鮮

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

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

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畧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

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

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

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

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弘周敬王臣。號知大道。孟賁
賁勇士招舉也。以一手招城

門關端。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

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

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

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於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

行理而志不闢。分亦明矣。犯猶遭也。然為魯司寇聽

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

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

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

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

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

茅鹿門曰六

反蓋指心欲

亦志欲大智

後員行欲方

能欲多事欲

鮮六者之反

也

茅鹿門曰以

下俱論仁智

其詞多屬孟

浪觀者當求

之驪黃之外

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
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徧知萬物而
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

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

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聞

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

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

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教之以正故有存
責之以義故有寧唯惻

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

合者為止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

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耕之為事也勞織

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

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

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眾

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

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

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逆而後合愚

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

茅鹿門曰耕

事勞織事擾

然而終必利

之所謂先忤

而後合

蒙石公曰先

繁後義人肯

為也先義後

榮人不肯為

也故曰難知

蒙鹿門曰皆

知為義即替

師之能言曰

愚者陳忠孝

行而知所出

者鮮即替師

之不能知黑

白者

蒙鹿門曰人

必仁智為表

幹而後勇力

果敢辯慧敏

給可施益予

調而後求勁

馬服而後求

良士必怒而

求智能之謂

欺

蒙鹿門曰野

心而借便勢

如爾朱兆付

高歡以重兵

愚質而與利

器如西晉太

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替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替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眾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眾。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馬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掌主國也。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

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

子夏之昏庸
而絕武帝其
爾未遭反噬
而與午傾危
宜也

鹿門曰一
一惟上上達

之道以足仁
義以為表幹

之意

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亾。人無善志雖勇
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
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已之
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
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
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
不信於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
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
求之遠。故弗得也。

此篇論人主之術。大都重無為二字。後雖蔓衍

千餘言。要不出此根株。蓋皆原於老氏道德之

意

鹿門

澹泊寧靜。心小志大。等語。皆千古至言。足箴當

守

石公

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

淮南鴻烈解卷九

終

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悍矣士處卑隱欲上達

必先寧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

有意此寧意心小志大意謂背千古至言以激當

不信意此意能意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

干翁言要不出此意林蓋背氣氣矣意月或說之

北意論備人生之意淋大淋重無益二字意對雖曼

淮南鴻烈解卷十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

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

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寢物來

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

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

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

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遇

其鹿門曰開口以道為主

其鹿門曰治本于一人後面求諸上之意切此

茅鹿門曰此皆後篇仁義行而道德遷之意

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能同人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就即

飛賓王曰意

茅鹿門曰此正各得其宜

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人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尊酒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心得百人。以心亦得一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

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情誠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

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缺不滿如陷也。陷少實也。

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

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求同乎已者也。已欺。

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

度舜。則可使桀。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

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

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

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

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

上位。如寢關曝繡。寢謂臥關上之不安繡繡也。繡繡繡繡動搖不休。乃止也。不得

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

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

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懟

者也。對可蹶也。一日對極。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刻。抽材。

無所不用矣。殺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

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恚聲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

茅鹿曰聖人必本之已

茅鹿曰聖人無棄人在用之何如

茅鹿門曰心治而無所不

宜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認。戎

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

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

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妙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

也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

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力舉千人之

所愛則得千人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

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

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

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

中。言同心救火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

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

此。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

於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

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

茅鹿門曰心治而無所不

宜

袁石公曰可論則不謂之混冥矣

茅鹿門曰日本言常露

子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鎡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楨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也終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甘之精者可也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認誠也不可在教導戒人混冥之中不可論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

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

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

子之言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忘信形於內感動應

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

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遠之子之歿父

也臣之歿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歿以要名也恩

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

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為之臣之歿君子之歿父非以求蹠蹠也而蹠焉往君子

之慘但非正為偽形也論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

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為苟止簡易之行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患尋求也，父母不能止子故義勝君，仁勝

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

太上曰：我其性與。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

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

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

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

於粟生於苗成於穗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歿，我其首禾乎。木德垂而

向根君子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其身苟正懷

不忘木也遠易矣。懷來也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

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

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

以壺餐表其閭。釐負羈，曹臣晉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壺餐，重耳及晉伐曹，令兵不入其

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禮不

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憮。慘怛生，故其

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債人，則

生爭鬪。故曰：兵莫憊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

表者，公口文不及兩行，而轉折無窮

袁鹿何曰：求諸已而遠無不應

生爭鬪故曰兵莫憊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

繆稱

李鹿門曰聖人反也之治

不期然而然

張廣王口新

袁石公曰包
益人開訓
福之意

淮南子卷一

陽抱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躓。躓，馬往也。

言非為黃幸。故至人不容。不飾。故若昧而撫。昧，芥人往也。撫，日也。

捫之從中發。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非為觀容也。

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

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

物剝落而復生。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

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

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

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

能殺，地弗能葬。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

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過失

誤也。忠，悉心計謀。故怨人不如自然，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

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堯子文錦也。雖

醜，登廟。堯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子產練染也。美而

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非宗廟服。虛而能滿，淡而有

味，

生有鳥則

一 繆稱

味被褐懷王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

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男子樹之不芳繼子得食肥

而不澤繼子有假母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

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肝在弘演剖腹以盛

之王子閻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閻為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閻不受不

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

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

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

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已也

故至道之人不可過奪也至道之人心定人之欲榮

也以為已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

中也於已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

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眾矣以賤

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

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季歸乎

伯孟必此積也少必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不

亦不能隱身於人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能自隱身不競其容獨梁一木橋也

行其上常兢兢恐陷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

競競恐陷

茅鹿門曰求

話已者非草

仁之寡以修

已者不循真

道也

張肩王曰洵

猶專之日益

發虞王曰新

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窘君發窘而後快無窘結發動也

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借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

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

喜議而國治有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

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篥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

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

者耕者日以却耕者却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

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

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夫差與齊戰於艾陵夷謂吳陽告也句吳

學質王曰句法別

茅鹿門曰心者身之主君者國之主

夷語不正言吳加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

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

聲非也閔子騫二年之喪畢授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

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

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

也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

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

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自取馬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

以治病或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未言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

茅鹿門曰道以修已誠中

裏石各目眼日只在二字之中

中之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恆鶴於不已。知

者不自知也。恆急也。矜怛生於不足。怛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

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鴉器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

非恆恆也。如鴉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為矜。各任自性非矜。

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

哭。幾機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倨狗

炭知情偽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

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

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

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

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占之人君。道路不拾遺。未

耕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

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

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

小快害道。斯須害儀。斯須。暫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獄繫

而無邪。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

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

李鹿門曰綱
舉目張非求
諸已而何

李鹿門曰綱
送本旨

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
馬。先形乎小也。先見微小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
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
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
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
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
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
然遠矣。合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間也。懷其情必萌見
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

哭也。子孔子曰。予柰何。今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

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有人或有

有與也言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其

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

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

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

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

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多憂害智。

憂閉塞多懼害勇。媮生乎小人。媮倨蠻夷皆能之。媮

故害智

夷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

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

消釋則不流刑流刑流入型範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

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維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

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晉小節疏也

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

境外閨內修而境外亂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

朝廷治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

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經營也齊桓秦

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見日而

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羸劣也

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

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

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

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

所能為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

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

比于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

聖門曰反不者已也

袁石公曰古健健

茅鹿門曰君子修其在已可盡者結其不可必者

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
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
者。未之間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以人與國無道之

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
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
小不可為。為猶用也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用則為糞土

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
同味而嗜厚腍。搏者厚腍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
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

亭鹿門曰此
印盡其在已
願其在天

聞也。表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

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

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繇繇禍之

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

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

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以

趙所獻酒獻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為趙酒薄而

圍邯鄲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

入鄭軍華元以獲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已也。以為國也。適於
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

袁石公曰說
至至人

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共雍楚臣。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合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

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

焉。封泰山上。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

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

焉。故孝已之禮。可為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

所懷也。孝已。殷高宗之子。放逐而不失禮。人不義。載能與孝已爭名者。不得孝已之所懷也。

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

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

貪也。尋其味而已。今人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長不貪戀也。

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

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

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施獄出拘。召公周使百

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

刑。文王獻實於紂。紂賞以千里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

張質王曰名
宜留榻座右

通智達
道之人

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

貪也。尋其味而已。今人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長不貪戀也。

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

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

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施獄出拘。召公周使百

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

刑。文王獻實於紂。紂賞以千里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

夷應門曰聖
人能不違時
步能成功

淮南子卷之七

十四

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
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列子

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為

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

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

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

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

子路以勇死。苴弘以智困。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知而未

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

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

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

風則鵲作巢早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為穴暉目知晏。暉目

鳩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日先鳴陰諧知雨。天將陰雨則為為是謂人智

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

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

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為

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

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孺殺。簡公齊君。柔孺田成

茅鹿門曰至
者能感人人
亦莫能測

淮南子卷之七 繆稱

十五

子殺子陽鄭相尚子陽以猛劫刑而劫矣皆不得其道者也。故

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不與律合者由其清濁偏于一繩之

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噤噤噤也

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

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

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

峭者必陀。峭峭也陀音陀落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為秦孝公

立治法百姓怨音陀落也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

之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組組音絃則小絃絕矣。故急

身麗門曰咎不得其至者

響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

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

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

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

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

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

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

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

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

聖應門曰形
能以心爲至

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
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
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
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
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成有極矣。地以德
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
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
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
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

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

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

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數謂律歷欲知地道。物其樹

五土之宜各欲知人道。從其欲。從其所欲勿驚勿駭。

有所宜種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

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

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

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

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把尋常之溝。無吞舟

聖應門曰知
小而不知大
知近而不知
遠。屬乎見也

佳... 卷十... 綏稱

袁石公曰要言必道

本鹿門曰文露及已意

事鹿門曰順天下之情而天下從之

事鹿門曰以三等入結前沿亂與亡禍禍成敗之意

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

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禱除去聖人為善若恐

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無濡

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

已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眾邪

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眾是與俗儷並走而

內行無繩準繩故聖人反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

將者形將兆朕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

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大戟亭歷二藥名用之不節

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完似之而實非也唯聖人知其微善

御者不忘遺忘也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

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

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

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

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

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

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氣局視說山說林二訓稍寬寬乃所以不勝然

桂南鳥烈解卷十繆稱

較之諸篇已為銛矣

石公

篇中多言誠心不言之感賊目新詞刺心妙論

疊疊而來

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伎伎害也音寘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

爭鹿門曰不若太工之道故曰衰世末造

茅鹿門曰正
凡此義與于
衰世

張賈王曰先
言古之不待
齊而自齊
茅鹿門曰古
之道如此

茅鹿門曰禮
義之後若此

茅鹿門曰有
高則有下有
長則有短二
者相形道德
於此義亦然

故構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

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

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

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

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為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

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

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

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

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

羽蓋垂綬。大路天子車。交龍為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

抽箕踰備之姦。抽握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絳。錫弱。羅紈

細布羅縠。紈素也。必有菅屨。此躋短褐不完者。菅茅也。故高

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鶉鶉。

水蠆為螻。子青蛉也。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

化。夫胡人見麇。音廣。音蜚。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

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

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

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

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太。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音炮。著烙生乎熱升。子路搯抄溺而受牛謝。搯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袁石公曰。議論深刻。

茅鹿門曰。多。

嘗憶發上意。

袁石公曰。物所不習。固不。論境之好惡。

茅鹿門曰。便於彼。則不便於此。物理皆然。

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誌。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

茅鹿門曰各取其所適，而巳治道亦然。

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不可以持，屋篋小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鈇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蜮。黑蜮神蛇，潛於神淵，能興雲雨。蜮音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角不厭薄，不厭厚，角不厭薄。

茅鹿門曰相漆可以為用，角也。

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

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

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

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

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

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

人。澤旱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

茅鹿門曰上文說開此絕說治道

茅鹿門曰正香適其宜也

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

茂木，不舍而穴，狙狙，狢也。狖得埵埵，防也。防弗去而緣，狙狖豚埵水埵。

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

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

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

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

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

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

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

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

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堞，塵也。羗氏

翟嬰兒，生皆同聲。羗，東戎氏南夷，獫狁。及其長也，雖重

象狄騃，象，狄騃譯也。象傳，狄騃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

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

麋

麋石公曰：麋字下得毒，與治相友。

茅鹿門曰：此見起處道德率性之意。

茅鹿門曰：見入皆移於所。

習皆由於上
化

茅鹿門曰故
仁義行而道
德迂凡義飾
而浮橫散有
以也

茅鹿門曰性
聖人不失其
性

茅鹿門曰性
未嘗不在願
入之所見何
如耳

隴西游

身鹿門曰見
性之不可失
故聖人以性
率人

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

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

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

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

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

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

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

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

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

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

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

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

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

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

壘之抑埴。壘印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

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

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

隴西游 卷十一 齊俗

牙鹿門曰亦
女性也

牙鹿門曰虛
者即性也一

者亦性也

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虛者心，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無所載於哀樂也。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

遍瞻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併出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於

牙鹿門曰亦
各適其宜各

致其治而已

信一也

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誼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為信

三苗髮

擗

首。羗人括頰。中國冠笄。越人勸髻。其於服一也。

髮以

髮括結笄簪髻斷也

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

於四達之衢。

拂放也

今之國都。男女切躋。

躋足也

肩摩於

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

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

獫狁北胡

皆慈其子而嚴其上。

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

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

劓髮文身。無皮弁搢

晉

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

拘罷園也

子鹿門曰有肥義與無禮

拒折方也

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

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

拖縱也

箕倨反言。而國不亾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

袍。

裾衰也衣裾也

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

袁石公曰掃得痛快

大布粗布

羊之裘。

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

萊鹿門曰各因其俗不失

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

其宜皆可以

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僕之國。

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

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

反一作及

容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

之喪，是強人所不反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

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

以行相反之制，五練之服。五練謂三年春、年九月、五月、三月、月服。悲哀抱

於情，葬、葬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

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

升降，繁還之禮也。蹠。蹠，采齊肆夏之容也。皆樂名。

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

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

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

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

送、灰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

藟足，以收歛，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

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

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

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歿、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

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

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

自此之禮

孝廉門曰古之禮樂簡易如是也于今

子應門曰此
後世之禮
義

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亾。有扈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成戡亾之

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

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

九韶。舜兼用黃帝樂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

置妾。妻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

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

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周人之

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

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

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

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

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

麗之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

於為文句。疏短之鞅。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

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

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

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

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

系應門曰此
列聖因時順

全道宜須依

茅鹿門曰前
所謂自見此

復中

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人。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芻狗土龍之始成
芻狗土龍之始成

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

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

尸祝。約衽。約。純服衽也。

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

已用之後。則壤土莫剗而已。

剗音出夫有孰貴之。故當

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

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

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

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成而暮葬。此皆

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

戚而笑。饅插。饅。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

芻狗土龍之始成
芻狗土龍之始成

芻狗土龍之始成
芻狗土龍之始成

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

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

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

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

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

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

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

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

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

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

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

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

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

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

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

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為伯入令得道。而仙。赤松子。上谷人。病癘入山。道引輕舉。假上也。五

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

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

子虛門曰。凡義不過帝王之法。籍粗迹。豈可擬哉。反復辯論不出此意。

案虛門曰。不務道德而襲其文章制度。猶以異。

袁石公曰大開眼目既云在其間又云莫知其所正好着眼

茅鹿門曰彼皆有道存况治天下乎

茅鹿門曰帝王之治不同而得下道則一因革不計

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

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

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

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枿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

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棹披解也撥析理也棹順也音遂所用萬

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

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

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

一也故二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

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亾而

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削几。斲厥。銷削。鋸。陳非良工不

能以制木。鑪索。埴埴。坊具坊土形也。設非巧冶不能以

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剝毛。屠牛吐齊庖

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庖丁齊屠伯新剖。何

則游乎眾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

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徒

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

工匠之為連機運開。陰閉眩錯。連機發也。連開相

因而相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眾虛之

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

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

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

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

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

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漠者

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

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

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

袁石公曰游
虛之間非知
道者不能識

袁鹿門曰道
德非粗迹亦
以此類

袁石公曰蕭
條寂漠切莫
錯認

非

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作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非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非於此而非於彼。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

茅鹿門曰：下或有是恥，義而非道德者。

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社中宮壁左右欲塗之。塗

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

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

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

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

過。望我而笑，是撓也。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

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

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

先處門曰人，與自見不

表石為日古
德有上德德
便不怎麼
此言難小可

以善大

不鹿門曰不
能自見而狗
見聞亦此類
曉

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
治挖蓋秃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
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
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
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
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
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
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
執者敗之
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
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

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

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

聆聆聆意
聰解也一曲而辟辟邪
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

身隸於人辟若倪謹之見風也倪候風者也世所謂
五兩凡候風以雞羽

重五兩繫
五丈為旗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

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
免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

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

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

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

孝廉門曰又
卷言各處其
互之賢

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

相干。故伊尹之典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距。鑿長脛以

使人深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眇者使之准。目不

鑿音鑿今。偃者使之塗。偃人塗地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

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

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

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

志。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

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

機陰閉。剖劓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

故。葛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

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

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分折詭異之言

北人無擇古隱士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

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

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摯

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

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何則。人才

望之平

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驥褭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

乘車驥褭良馬飛兔其子皆一日萬里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

不家矣皆古好女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

而竝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

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

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

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曰。鳥窮則囁喙。獸窮則卑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

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

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

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

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釣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

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

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

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笏。以臨朝。武王既沒。殷

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

茅鹿門曰道術之可公行與度量之可傳一也

茅鹿門曰道術之可公行與度量之可傳一也

茅鹿門曰聖人及道於已而所之於時

負扈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為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

義應門曰此即上文論得聖之意一

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

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

駟駢馳。

駢馳北翟之良馬也

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

窾空處也

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

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

驚。

壯

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

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

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

然而樂離世，佯行以絕眾，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

雲鹿門曰此昏庸雖上意

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

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

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

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

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

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

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

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百乘

志尚未足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隱而不仕見惠孟諸宋澤施之不足。故弃餘魚。

鰕提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鰕胡汗鰕善鮪委入口若

露而歿。鰕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贍足也

林類策啟期。衣若懸衰。而意不慊。林類策啟期皆隱士慊恨也由

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

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

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

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

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馬穴

者穴成而得宿。馬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

學鹿門曰聖人治天下不

有眉猶是非之迹得中而

已

張寬王曰收
處得力

茅鹿門曰以
下皆論上之

為治下之民
俗反復言之

其所安致其所躡謂之成人也。躡至故以道論者總而

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

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

者相揭以高揭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

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

以為慧爭為佞辯久積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為奇器

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

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

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

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

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拚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

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魯

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衰世

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

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淳厚也析天下

之樸犒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

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

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梁刑吳芬馨以盥

茅鹿門曰此
節以道為治

業石公曰治
世之物力只
是適用亂世
之物力只是
不適用

茅鹿門曰亂
世者如此

藍其口荆吳國芬珍味監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

趨舍行義禮節諷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

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淺薄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

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

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

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哈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

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灸

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

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

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

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

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

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能不犯法

于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

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

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

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

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

卒鹿門曰不務本而務末者死益于治

茅鹿門曰此
民自然之性
上宜順而治
之

子鹿門曰又
以治亂結由
本旨

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蒞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一世俗不齊，民性自一，齊之以道，則不求其齊而

淮南自齊齊之以法則齊之而愈紛矣究竟不齊之

中齊者自在齊之中亦未嘗無不齊者存焉石

公

此篇最為沓複細尋之亦自有條緒齊材長短齊論是非齊世污隆然要歸虛一以不齊齊之

而總於道文特博贍賓王

上有雁而左

則而縣於首文部料額

也齊備矣非齊也新劉然要觀盡一以不齊齊之

欲省此蓋是為皆野縣毒之亦自育制辭齊林是感

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

以而中齊者自其齊之中亦未嘗無不齊者

自齊齊之以其順齊之而愈餘矣突竟不齊之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駿一作驗

張肩玉曰以無知起以無名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駿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

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

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

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

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

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

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

袁石公曰知者無窮之事

也無窮弗知
而無為迺知
此意正須如
會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

兼鹿門曰以
前是一言後

歷舉其事證
以老言至終

篇皆不出剛
柔強弱晦明

等意

張賓王曰妙
論必心

袁石公曰既
不以言言以

何為言

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太子建

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也。白公曰。

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

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菑澗之水。合易牙嘗

而知之。菑澗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

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

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

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也。故

莊子內篇齊物論卷之二 道應

某鹿門曰此
是一證全要
收歛深藏之
意

張廣玉曰此
喻

張廣玉曰名
言

見術不必
用

於於浴室

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

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

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

國法

惠子惠施惠王梁惠王也

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

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

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

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

虎

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

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

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

田駢齊臣

王應之

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

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

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

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

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

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

材不及林林不及雨

雨然後材乃得生也

雨不及陰陽陰陽不

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

日石乙入曰

石乙白公黨

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

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

日。葉公入。葉公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眾。出

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

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

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臯之

愛其子也。臯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

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闕于曰。

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闕于趙氏臣無卹襄子名簡子之庶子簡子曰。

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

董闕于曰即和光忍辱之意故能勝人

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

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

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

飲溺器柶也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齧缺

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

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

道。將為女居。蠢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

齧缺繼以讐夷。讐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

骸。心如灰。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

景鹿門口道不可以外求

學美

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

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二邑。使者來謁

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

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

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

積。今一朝兩城下。亾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

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

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

勝矣。然而卒取亾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

崇鹿門曰能持盈故能處

勝

暴雨下當有

不終朝三字

袁石公曰持盈皆難存乎

憂志持勝

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古者縣門下從上而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

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

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

孟見宋康王。蹠足警。蘇欬咳。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

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

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

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

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

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

妙

袁石公曰按御道發

茅鹿門曰剛強所不用

張賓王曰妙

西漢書四等

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

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

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

禹。皋。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

舜之佐七

人。與。堯。同。臣。共。七。人。

武王之佐五人

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

堯舜武王

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

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

不能勝。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而兔後。

鼠。前。足。短。兔。後。足。長。

故謂之鼯。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蚤蚤駮

巨。驢。虛。取。甘。草。以。

與之。蚤。蚤。駮。驢。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

鼯有患害。蚤蚤駮驢

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

袁石公曰記于不能何必

蚤蚤駮驢

茅鹿門曰已無為而無乎不為者也

張賓王曰句與

道應

能自出

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

袁石公曰：世固有能如之不能小者，不獨兩君為

袁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

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

電

口公曰：好不可為况

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

孝廉門曰：級此一節道當爲可繼之意

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相。吳之所以亾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

孝廉門曰：勝人非自保之道

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亾，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亾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故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

襄石公曰好見識

張賓王曰恢

戰王者之度

茅鹿門曰此

用入之道有

國家者所當

知

張賓王曰逸

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

袁石公曰叙置秀健勝孟

子

袁石公曰別
出一手眼妙
解

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托於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

身應門曰自
於王至此皆
以道於身意

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

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歿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

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歿。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

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

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

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

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

實窮而歿。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

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

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

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

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

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

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徐馮曰。

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

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

子罕門曰道在子罕不在

子罕門曰宋君不知道

茅鹿門曰書亦粗也

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

飲莊王。子佩楚莊王相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疏徒洗揖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

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

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

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

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狐偃趙衰之屬若以

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

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

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

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

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

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

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

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

趙簡子死未葬，中車入齊。中車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日，襄子

上鹿門曰：庶幾有保之

茅鹿門曰：柔能制剛，弱能

制強，明明說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卷十二 道應

袁石公曰以此解不爭莫與之爭亦奇勝

茅鹿門曰此良議論大都斷輪者相似

茅鹿門曰于道也亦然故知之難行之益難

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

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

者。若滅若失。若亾。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亾髮髯不及也。其一

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

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

膽纏采薪者。九方堙。纏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

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

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

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

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

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

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

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在魏。王不知起之

楚起反

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

差須思反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為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

秦，而得志焉。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

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

形之徒，不可更也。形禍形已成。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

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

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於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

茅鹿門曰：是起之，村宋景之福道可知矣。應可知矣。袁石公曰：漢儒惡習一。

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

茅鹿門曰即
即取人不責
端心

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臣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技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將。踰越勝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此附庸。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

發號

茅鹿門曰即
前能處勝持
龜意

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

茅鹿門曰愈
推愈深

時溫亦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

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

公儀休故魯博士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

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

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

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已者也故老子曰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

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

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

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

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

以下為基大司馬捶采鈞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鈞芒

捶鍛銀擊也鈞鈞鈞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

臣年二十好捶鈞於物無視也非鈞無察也是以用

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

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

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

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

琴鹿門口道
以久而後得

淮南子卷之十一 道應

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

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

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

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羑里在河內湯陰於是散

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

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歿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二玉為一工大貝百

朋五貝為一朋玄豹黃罷青犴犴音岸胡地野犬白虎文皮千合

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紂見而說之乃免其

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

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相視一曰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

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

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

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

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

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

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

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

幸鹿門曰文能保身于適之時在主人自無非老氏之說也

道應

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齊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

子發門曰極
道之無往
不在

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

石公曰紅
錄取金合事
無做此而附
有之者也

此言曰此
深于道
所以論

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襄公文公子。昔吾先君與

石公曰散
無力不及
之傳遠甚

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襄公文公子。昔吾先君與

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成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

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

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眾說解故老

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

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因

獻十珥而美其一且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

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

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

不勤盧敖滿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而不反經平

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地名玄闕北方之山至於蒙穀之上蒙穀見

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水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逡逃乎碑

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盧

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

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

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

士者齋拳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

子鹿門曰秦穆始不知道

主鹿門曰道可使人窺

袁石公曰說
符登陽

梁虞王曰荒
唐之言

汰沃之汜

袁石公曰世
人多如此

汗漫游

在治

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

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若我南游

乎岡哀浪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

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

無矚。屬此其外猶有汰。汰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天之際水流聲汜涯也。

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今子

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

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

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也。車

治。楚人謂恨不得為在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

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尺。十寸為尺。而自以

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

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孽母。海南謂之蟲。

邪。螻蛄不知春秋。螻蛄。貂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

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綽。問衣短褐。易容

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

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

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

此門曰所
宋同而道
之得失
梁虞王曰莊
周老氏之徒
故偶一插

卷

鹿門曰所
亦有不同

鹿門曰罔
光耀之說

莊子寓言
到淮南又引

證莊老之
正如夢中

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

樂鹿門曰道
不在形影之
未故知之貴
忘其外而入
其內

張賓王曰如
此而尚欲微
言乎而欲禁
人無我知乎

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

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將為父復讐起罪朝而立。

倒杖策鋁。針上貫願策馬極端有針以刺馬謂血流。

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自

之父成。鄭人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

預之故懼。

滯理
補空也

不能滯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舊居空故。柴護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芴。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

集解曰。周之修短。其知有遠近大。

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

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歿。

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歿。

依飛

孝廉阿曰
亦寓言也求

道者亦若此
類有不得者

平

哀石公曰見

得透

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次非。得寶劍於干寒隊。于國在今臨淮出寶

劍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飲

非謂柅船者曰柅權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

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

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

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

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

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

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

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

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

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

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

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

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

王。約車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

淮南子卷之九 卷十二 道應 三

張氏王曰何法

茅鹿門曰枕一而不通者

不能知道

才飛維繩

公冥王曰破

士之胸日

石公曰好

其為

兵王曰廓

言士之肺腸

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

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

言為士者上下

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

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

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

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

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

多為功。譬之猶靡革者也。靡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動震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旬

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旬星客星也。駟房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

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

靡革

茅鹿門曰

察炫于外道

所不貴晏子

待之

袁石公曰許

多曲折却從

平平鋪叙中

見出

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
 灰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
 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魏文侯觴諸
 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
 為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曰：請浮君。浮
 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
 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
 而飲，酌不獻。酌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為為臣，故有豫讓
 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

朱廣門曰：忠
 孝之名亦不
 待已而有之
 迫則無事于
 此而相忘其
 老耳

桓公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孔子曰：善哉！予得見也。
魯君

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其盈

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

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

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

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

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

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

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

此
 本旨

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
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柰
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
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
民於兌。兌耳目也。鼻口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
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脊。茂而載
之木。者被髮也。木鷲鳥冠也。知文者冠鷲。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
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筭瑟
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

此
之迫恐不

無名
王曰

以亶。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壘。以
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
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此篇大段以弱為強。以柔為剛。以晦為明。不飾
于外。而求之內。不必勝入。而能反已。以淵嘿為
道。而天下服之。為應。鹿門
雜引百氏證。以道德雖不自劉安手裁。而入
選盡屬妙麗精深。且多格言標品如一。○段段
解老法。自韓非中插管莊二段。賓王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汜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也

古者有整謀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二皇以前整頭著兜整

帽言未知制冠也綰領皮衣屈而

其德生而不辱

刑措

不用予而不奪無所徵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

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

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襲衣博帶句襟委

章甫哉襲衣吏人之左衣博帶大帶句襟曲領衣也委委貌章甫冠名

古者民澤處

復穴

復穴重窟也

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

襄王曰起得雄宿

張賓王曰文氣潤大雄駿

茅鹿門曰此後世之尚

熱蚤蚤。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

宇以蔽風雨。棟屋樑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

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日伯余黃帝。綖。麻索縷。

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綖銳索。功也。後世為之。機杼勝複

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屬

而耨。剡利也。屬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苗也。木鉤而樵。抱甕而汲。鉤鎌也。樵薪蒸。

甕武。今兗州曰小武。為甕。幽州曰瓦。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

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

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俞。木方版。以為舟航。

窬空也。方並也。舟槽連為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為

鞫。祖。鞫。躄而超千里。肩荷負儻。之勤也。也。鞫。躄。鞫。鞫。也。勤勞也。而

作為之。棹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驚

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

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

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

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則先王之法度

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稱父兄。

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

紂。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

茅鹿門曰聖人因時立制而民宜之何必泥上古之法以後皆極論此意

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禮三十而娶。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也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

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

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七而娶十五生子重國

嗣也故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阼階主位未忍殷人

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以

道遣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瓦棺陶瓦夏后氏

聖周。卽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

髮。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髮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夏后氏祭於閭。中夜祭於室中殷人祭於陽

平旦祭。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朝庭也日出時祭於庭中也此祭之

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

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

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

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

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

矩。護紉之所周者也。架方也。護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

之。

豕鹿門曰此即三代不同禮五帝不沿之意

之、歿、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養已者禮為陽
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

蓼侯偃姓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
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

人、由、是、廢、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

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

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

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

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

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

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

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

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

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

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

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

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

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

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

袁石公曰通

變非聖人不

能然聖人非

好為變革不

變革不成世

道

茅鹿門曰此

其立論之大

非

茅鹿門曰不

變所常而變

通之正所謂

道也

奉持於文王。洞七屬上。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

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

聽天下之政。籍或作阼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

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

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為。復而

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

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

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

象鹿門曰聖

人一身而三

之况治天下

務勢改其

一執乎

象鹿門曰事

即道之所行

道有定理事

無定用

象石公曰聖

人不凝滯于

物而能與化

推移推移之

妙呼吸不停

豈但日變而

已

象鹿門曰不

必其常但求

其當則事無

不合道矣

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

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鍾聲故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法制禮

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

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

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

可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

也。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

醇厚不虛。率也。工麗。器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

往河鳥... 三 汜論

茅鹿門曰此蓋古今民風原不相同故法不可不變

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鎗銜。糜策。斂而御駟馬也。鎗銜口中央鐵

斂。耑頭箴駟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唐

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夏后氏不負言。言

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爲信。

逮至當今之世。忍詢后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

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

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

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曹。柔。矛無擊。脩戟無刺。

木矛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守。隆。高也。衝也。

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漸也。一曰甲名。幘。幘所以禦矢。連弩以射。銷車以闢。連車。

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開發之。曰銷車。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

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

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

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

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

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

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

茅鹿門曰此蓋古今民風原不相同故法不可不變

茅鹿門曰此蓋古今民風原不相同故法不可不變

袁石公曰事實如此非實

豫之言也

茅鹿門曰右

古聖人尚不

執

茅鹿門曰因時變而推移非識道不能

袁石公曰說待奇時

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

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

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

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

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

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

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

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

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

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

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

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

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

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

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

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

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

茅鹿門曰執一之不能適

張賓王曰典

束處至和相

應

茅鹿門曰天

道與時變化
聖人亦然乃
折罪道

茅鹿門曰陰
陽以嚴刑害
皆不可執一

茅鹿門曰此
柔者

茅鹿門曰此
辨於剛者皆
禮而不能

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

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

而伸之。可直而晞。晞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

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怠者。其唯繩乎。故恩

推則懦。上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上則不和。愛推則

縱。上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

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大臣陳成子將相攝威擅

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

得成其難。殺簡公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絕祀

陳氏代之也此柔懦之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相

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

因制制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制狗亂擾舍人。因之殺子陽。

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

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

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

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焦悴謳和

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

東鹿門曰剛柔並用尚有土于中而得其道非徒徇外矯拂而居之也

東鹿門曰中三土者亦然

東鹿門曰此自有其者

東石公曰曉心即本主也一有曉心則萬事一畢矣東鹿門曰互相非其孰能處從誰得其處耳

八二作八

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一日曼長。

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

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

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

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

專用淖齒而歿于東廡。湣音汶湣王齊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湣王無道淖齒殺

之擢其筋懸廟門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

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

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

送。成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

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

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

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舟穴太

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

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

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諸率也彼入寅也譬若斤斧

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

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淮南子卷之三 汜論

道和陰陽鼓一聲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

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語寡人

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

於事故取小昭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亦訟

也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

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

帝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發適

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戍入芻橐

戍守長城也入芻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

隨民口數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歛民丁壯丈夫西至

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臨洮狄道

臨洮狄道臨洮壘西之縣洮水東至會稽浮石會稽

浮石隨水高下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南

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至豫章桂林

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山在

原在太原或曰伏郡桂林鬱林郡代郡南陽

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

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

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

矣受非禹之時

茅鹿門曰又一矣矣

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

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

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

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于戚。周禮天子

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于楯戚斧也舞者所執當此之時

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

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

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幽之一指而

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幽室中之區隅八極八方之極故東面而望

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

不通。無所向則可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

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

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

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

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

為郡縣。然而身歿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

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

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

秦門曰又

一變矣此干

本朝之事為

儼詳

言不鹿門曰唯

亦之不廣大

文武各執

若今日若

此所執那裡

在焉之命

也

象鹿門曰唯
在得道不在
見

茅鹿門曰聖人之先見如此非常人之見也

袁鹿門曰若據常人之見與亡何自知之

茅鹿門曰至此盡露前意存亡亦不可執大小而論

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二年而桀乃亡。殷之

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

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

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克之。今謂疆者勝

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

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

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

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

卽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故田單以市。吏率卽墨市民擊燕師破之。

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

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

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

岐周在西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

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

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

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

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

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

袁石公曰忌
刻英雄者當
書之座右

劉鹿門曰存
亡在道之得
失發越盡矣

袁石公曰周
公蓋言其伐

曰或作可之易

袁石公曰周

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

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

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者

而反益已之所以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

宮於五行之山。今太行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

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

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

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曰。謂能持滿矣。

不窮其險

滿而不溢也

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

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

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

與婦人期而水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

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

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

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

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

孝廉門曰信
焉過而誣焉
功道何可泥
亂進尚于車
而已下亦此
意

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

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

因而擒之。

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四子楚大夫。

恭王懼而失體。

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

黃衰微舉足蹇。

促其體。

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

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

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

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蹇其體。天下

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

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

運。運也。

至其溺也。則捽其髮。

而拯。

出溺。曰拯。

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視則

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

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

以立。未可與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

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

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

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

石公曰。真
一事可以無

茅鹿門曰
人道之權
易能直治

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

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 狴

狴知往而不知來。狴狴獸名知人姓字嗜酒人 乾

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將 此修短之分也。昔

者長弘周室之執數者也。數曆 天地之氣。日月之行。

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

而歿。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文公故

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鞮躋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

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

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歿國亡。子孫

無類。偃王修行仁義不 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

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

鏤而歿。種佐句踐報吳越王終疑之 此皆達於治亂

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知人

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

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 聖人則不然。論世

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窅。內

之尋常而不塞。不窅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 使天

佳南島烈解 卷十三 紀論 一五

茅鹿門曰
人道之權
易能直治

茅鹿門曰又
反言執帶之
不可

茅鹿門曰又
歸結聖人之
定如此

蒙不公曰此
以下總言達
相者不拘小
節用人者不
當以小棄大

茅鹿門曰是
取其大不當
取其小

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

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燕雀處

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而乃始服屬史之貌謹

恭儉之禮則必減抑而不能與矣天下安寧政教和

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

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

疆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

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

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

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

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

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

獨見而留意也屈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

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

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桓公以功滅

醜九令一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

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

疵贅灼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

燃也

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水激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房平平者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

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

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差其敗。

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

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田。管

仲輔公子糾。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灰

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

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

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處相

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

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大也。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

牛蹏之涔。不能生鱸鮪。鱸鮪皆大魚。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

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

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畧非也。

雖有闕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

梁父齊邑。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駟詐也。而為文

茅鹿門曰曹
子管仲正不
拘其小而能
壯大功者

茅鹿門曰總
出前意

淮南子卷十三
三
紀論

侯師。日市儉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

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為魏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

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

名不滅者。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

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陳仲子齊人不能

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

訾行者不容於眾。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為眾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

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

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

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

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天下不舜有卑父之謗。

瞽瞍降在庶人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德未能純皆有

爭奪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

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

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在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德。

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

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日璜

夏后氏之珍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然

王考較學也

茅鹿門曰亦

小節之不足

茅鹿門口反

淮南子卷十三

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眾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滄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眾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繼之中。與于牛領命之下。洗之以湯沐被弗之以燿灌。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燿內掌行火之政。今所以被除不祥也。

茅鹿門曰此以下又見人之

之類知惟聖人能知之若

前所謂不拘小節者又不

可執也

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慶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芴藿之與藁本也。蛇

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治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

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砥硠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聞主亂于姦

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

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

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燭庸氏子通利劍與兒

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惡水而甘苦知矣與兒易牙

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

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

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

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

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

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

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

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

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

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

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

爭鹿門曰聖人之知人如是

袁石公曰言是言罰取予之道

茅鹿門曰亦
可謂有知人
之道

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
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
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
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
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
君此賞少而勸善者眾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
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
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
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

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

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

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

惠公為韓之戰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已之路晉師圍

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駟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

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處為穆公戰於車下遂

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

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

長一丈六尺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訟隨罪輕重有分兩也

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

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

天下此人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

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

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

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謂人孔子

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以近

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順其天性故易為不

善否在惑於利害廣譬博喻未復歸之聖人

天下然使天下為善而不為惡有道存焉

致石公曰人皆惑于財利則輕犯法而治難

善居其天性故難

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

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

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

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

蹤跡勒主問更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亾之罪而

淮南子卷之三 汜論

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
 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
 亾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
 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
 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
 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
 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
 飄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
 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

臨門曰唯
 聖不感于
 落怨

者。當市繁之時。至撥而走。鞞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
 中何也。繁衆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
 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
 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
 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
 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
 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雷滿水足
 以溢。壺渴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
 當以道術度量。食克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

茅鹿門曰人
 當以度量儉

約自處則無

茅鹿門曰利
欲之奪人性
亦若此

震石公曰知
世間物總是
怪則總不足
怪矣

茅鹿門口常
人之見與聖
人異

茅鹿門口聖
人之見不能
喻人故假此
以立威於天
下

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

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

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

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

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

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

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况無

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鷲

扣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

水生蠃籠蜃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

為燐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久則為燐山出噉交陽

噉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木生畢方狀

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魯季子穿井獲土人怪之

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

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

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

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

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

哀石公曰此
即愚黔首之
定

為上牲大高祖也葬於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

者太祖軒其肘也枕戶櫛而臥者鬼神蹠其

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

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

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

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

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

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

資以讐之資用讐也相戲以刃太祖軒其肘者夫以刃

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平

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

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櫛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

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

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

陽相換角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

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

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

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機祥而

茅鹿門曰此
聖人教人之
意

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
 戶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
 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也。崇終
且至食時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也日
為終朝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
 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
 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故炎
 帝於火而死為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

而死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

以立

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冥狐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田為宗布。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或曰。司命傍布也。

北楚有

在。挾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

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

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

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

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

宋石公曰。今人以人便宜。得便宜往。往如此。

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儻楚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

有楚加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菟音兔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

鴟目大而眇不若鼠蚘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

存之亾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劔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

夫螻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上古如此若民風不改聖人何事於許多制度

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儻楚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

有楚加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菟音兔為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

鴟目大而眇不若鼠蚘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

存之亾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劔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

夫螻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上古如此若民風不改聖人何事於許多制度

夫螻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夫螻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夫螻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夫螻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夫螻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制法者貴因時不貴泥古信非達權之聖人不
能篇中皆以此意反覆演說第於權字面目猶
大甚豁然耳

石公

叙古今之變別同異之分而歸於得道之和文

特昌揚錯落

賓王

Printed in Japan

